

金華黃先生文集

一一



金華黃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

續藁三十四

墓誌銘

青田縣尉鄭君墓誌銘

臨川危素編次

番禺劉耳校正

青田縣尉鄭君既歿且葬三十有七年其子太和乃以書來曰
先君子之葬已久冢上之石未有刻文四子惟大和最長而獨
後死大和年今八十恐一旦溘先朝露無以見先人於地下謹
奉狀以請幸而畀之銘死且無憾夫終者人所易忽遠者人所
易忘大和於其親能無所忽忘如此厚之至也其何敢辭按狀
鄭氏之先家睦州宋元符中有徙婺之浦江者兄弟三人其季
曰淮為鄉之善士人稱其所居里曰仁義里淮之子曰煦曰熙
曰照照之子曰綺明春秋穀梁學綺之子曰聞聞之子曰運運

之子曰政則君之父也君諱德璋字子振少通敏長益自樹立
居家著雍睦之行勤身率下盡力於生業能使貲過其舊未始
以富而不由禮晨興必具冠服詣祠堂展謁退坐一室隨事鉅
細處之咸中肯綮夜則秉燭呼子弟誦孝悌故實倣象山陸氏
製訓辭百餘言每月旦望令子弟一人讀之家人悉拜而聽焉
咸淳末國勢日蹙愚民幸變徃徃歛儔侶依山林投間竊發人
罹其毒散走避匿空村無煙火動數十里君以計誘致倡亂者
縛送有司集同里作砦柵以防其餘黨之奔突人乃獲安常平
使者王公霖龍行部嘉其捍衛鄉井之功以聞于朝會處之青
田大盜數起即以君為青田尉君度時事不可為辭不赴至元
間江南新附兵燹之餘居人乏食賴君以活者甚衆君素以剛
直與物多忤里胥或誣陷以不測之罪當會逮楊州君兄德珪

抱君哭曰彼所欲害者我也無預爾事我往折以片言則姦狀
白矣爾去其如彼何言訖詭以他故出就吏君垂泣而追之至
楊州兄已死仰天號慟絕而復蘇者數四負其柩歸葬廬于墓
者再朞兄子文嗣幼病痿不良于行鞠之逾於已子且為娶於
名族君雖老語及楊州事猶為之嗚咽不已君廣顙豐下身長
七尺餘風神峻整性允方嚴子弟聞其謦欬皆歛手正容步履
不敢肆也晚忽喪明六年而終君之寢疾也大和方效官使于
鄱陽亟歸則殆將屬纊大和輟泣問齊家之道君張目厲聲曰
母聽婦言乃瞑大德乙巳九月七日也享年六十有一明年二
月二日大和等遵治命奉柩葬于家南二百步東明山娶黃氏
子男四人長即大和某官次文泰次文厚次文轟女一人適嚴
權孫男九人銳欽鑾鍾鉉銖鉅鉷銘文三人適洪興黃譽金華

張志道曾孫男二十二人源深漢泳洵渙淵湜洪瀛淇濬漢得
澧洧滌淦濁沂瀟瀦女九人適周宣張善應洪廉洪蓮義烏王
剛金華應隆韓觀其二許適洪亨東陽蔣嘉亨玄孫男三人棣
楨棧初君之高祖始合其族同居而共食傳之再世續承惟謹
逮君復考舊規擴而大之文嗣及大和兄弟又能率群子姓脩
其業而不墜有司為請于中書而旌表之號曰義門嗟夫世之
仁人君子推其親親之心以及於民物者固多矣有如君家代
不乏人迺續其遺休於無窮者幾希銘以彰君之德亦以勗其
嗣人云爾銘曰

鄭以國氏支分于睦來家浦陽大合其族惟君家教曰孝與悌
軫夫顛連雖死弗辟君材則多宜有位序排患釋難而卒無取
泐泐義聲撼于州邑有仇其門子孫蟄蟄孰云君子其澤五世

勿替引之是在來裔

穀城縣尉蔣君墓誌銘

故將仕佐郎襄陽路穀城縣尉蔣君諱吉相字迪卿其先以國
為氏代有聞人系序可見者唐吏部員外郎曰則則之子曰勲
仕吳越為其檢校司空兼御史大夫始家于婺之東陽勲三子
其仲曰承郢承郢之子曰駟由駟八世至君之曾大父諱穎又
卜居縣南之橫城大父諱天廩宋紹熙中補迪功郎父諱沐特
達多材智推先志立義塾延時之鉅儒尚書侍讀方公逢辰以
為之師後進賴其淑艾率為佳士里人孫秘丞德之時宰賈魏
公侶道客也嫉其得士譽譖於賈復使人怵以禍福俾獻其所
蓄珍玩之物弗為動則中以飛語坐徙廬陵賈以誤國獲罪去
乃得自便逮

世祖皇帝統一海內簡拔南士可官使者江東宣慰使左丞廉公以其名聞授進義副尉南康路建昌縣主簿年已踰六十謝病而歸終身不復出君幼警敏年十一罹寇難能以計免宗黨咸奇之暨成人循循雅飭晦迹林泉間以溪逸自號示無仕進意會廉公之婿平章政事孔公宣慰浙東廉公念主簿公不置屬之訪其子若孫孔公一見君深加器重居館下未幾而孔公拜湖廣行中書省左丞尋被召遂與俱北上時廉公已捐館舍孔公以見

成宗皇帝有

旨令備宿衛君驅馳兩京侍

上起居服

御以恭謹數被稱獎孔公欲命以官而廷議有不合弗果用君將南歸值

仁宗皇帝入定內難正位東宮因留事焉時初置利用監擢君

為其知事特下令畀承事階而執政疑非舊法乃已亡何以使
事乘傳至閩中感瘴癘成疾還過蘭溪去家僅二百里移疾而
歸疾稍間將遂退休以就閑適上既登極春坊寮屬並以恩超
遷有單拔者君為知事時所任佐史也亦得儀封尉君已陞朝
官品在第八乃止調君穀城尉階不過初品人皆以銓曹失其
平謂君盍自陳君曰此

上命也敢計其崇庠耶即日就道

其縣長官故給事於省闥未嘗獲與君齒一旦為寮而君顧位
其下恒不自安事無大小必咨於君兵燹後民多非土著往往
輕生而喜鬪其不能自業起而為盜者尤衆舊以主簿兼警曹
政既不專人益以慢至是設尉君首為之鎮之以靜糾之以嚴
俗為變而盜亦衰息民有訴仇家縱火者君呼其鄰訊之曰火
自內出乎抑自外入也皆曰自外入耳乃逮其仇屏蕪楚以情

詰之則惶恐具服其察理之明感物之誠又如此部使者聞之
欲辟置幕下君語人曰尉雖卑官猶得以伸吾志柰何持文書
俯仰偵伺為其所不欲哉固辭弗就君讀書不屑屑於章句而
能通其大義處事之中節殆非偶然主簿公夫人曰劉氏而君
戴氏出也以咸淳十年十有一月辛巳生君於廬陵寓舍故主
簿公以州名命君甫閱月而戴氏死旅殯廬陵餘四十年君每
語及之輒泣然泣下穀城書滿代者不至謀於故人金同曰奉
遷改葬是有著令吾將由漢入江汎湖以達廬陵子其護吾家
泐江東下同曰舟行千里風濤不測我不能獨任斯責其俱歸
而陸走衢信以往可也君如其言民間其去皆遮道請留委曲
勞遣久之乃羅拜而別君既抵家將治行而前所患瘡瘍之疾
復作情愈迫切飲食寢處惕焉靡寧疾竟不可為以至治元年

正月丁酉卒於家享年四十有八臨終無他語惟戒其子女曰
汝能返葬吾生母吾死瞑目矣君先娶施氏宋國子博士郁之
孫女逾年而出再娶朱氏故上虞縣尹文魁之女子男一人玄
也女四人長適道州路總管府推官李裕次適同邑胡珣浦江
趙友淳金華許元孫男四人允同允興允亨允昇女四人先是
玄以泰定四年正月丙辰葬君仁壽鄉戴初里水齧其墓乃以
至元二年十有二月乙酉改葬于乘聰鄉御史里夏山之陽虛
其右以為朱夫人之壽藏作祠堂於墓前百步以生母戴氏慈
母曾氏祔食其別室仍卜地墓旁造窆穴俟戴氏之柩既返而
並瘞焉其改葬後七年玄始奉君嬀李裕所為狀以銘來屬竊
觀君服勤先朝遭逢之際亦盛矣而不得在顯位及隨牒
外補俛首下僚尋常資級猶可序進而遽止於是小試之効雖

班班可觀蓋未足展其平生素蘊之萬一也歿又無以振之於幽可乎庸弗讓而為之銘俾刻焉銘曰

士之用舍恒係其逢乘時捷出或取顯融疑疑將君鱗攀翼附不自奮飛獨行其素雨露所濡蔚乎良材孰尸繩墨奪為桷榱有隕自天豈不謂命嗇不使年莫俟其定夏山鬱紆清淑所鍾兆茲新卜以寧君躬尚俾嗣人飲其福澤龍光是承賁于松栢

武義縣尉蕭君墓誌銘

元統元年冬十有二月甲戌新婺州路武義縣尉蘭溪蕭君以疾卒于京師年五十有二君二子鑑鉉俱留杭京師距杭四千里凡再閱月間始通霜露草莽號走靡及君弟致祥時為太尉府長史具衣衾棺物以歛於是太尉來歸賻士大夫知君者咸弔哭而相其遺奠輓引之事二子既迎君柩南還而卜地于蘭

溪其鄉其原將以其年某月某日葬奉臨海項君炯所為狀屬
潛序而銘之按蕭氏由建安徙婺之蘭溪者曰迪功府君譜失
其名逮君六世矣曾大父曰果宋承信郎監臨江軍古城酒稅
務大父曰化龍仕國朝為登仕郎兩浙都轉運鹽使司龍

頭場鹽司丞父曰玉奉訓大夫紹興路總管府判官母何氏某
官某之女君諱資字深之自為兒童時已嶷然如成人貌和而
內有守事父母無子弟之過與人交重然諾特不喜拘曲士亦
未嘗輕議人是非家故饒於貲承之以儉勤罔有廢缺然其待
鄉鄰以恩細人之家有逋租弗能償往往棄不責平居不溺意
珍異之玩惟以古書籍法帖來售則厚直取之所藏書僅萬卷
日誦率數千言下籌徧至百乃止而釐家務少間復挾冊誦
雖祁寒暑雨弗輟教子必延名師非聖賢格言大訓不令接於

心目獨嗜為近體詩遇勝日美景脩然意得輒於詩發之有雙
溪小藁二卷藏于家君娶范氏奉議大夫泉府少卿宇之女子
男二人長鑑次鉉女四人長適張堂次適莫維賢餘未行孫男
四人溥浩演沔女一人初君少壯時耻為物役不汲汲於祿仕
閉關却掃若將終焉或為君言前人所蘊積以封殖乎祚胤者
不可使楫遏而弗耀君乃幡然而起以門蔭自陳持文書詣京
師赴吏部銓潛方竊食詞林官曹多暇日與君游欵洽甚亡何
而潛以憂去間一歲聞君得調近地命下而君已不及待嗚呼
悲夫微二子之請尚將以區區之文寓吾情銘固不得苟辭也
銘曰
行乎遲遲三年而飛名乎我隨如取如携縑籍既施乃隕璧圭
泉䟽壤夷考卜在茲前人之留後其收之

饒州路儒學教授許君墓誌銘

君諱熹字華甫婺之東陽人宋宣和中睦寇竊發八世祖瓊聚民丁衛鄉井被州將命赴援有功得官尋以城中兵食不繼力戰而死里人至今廟祭焉大父諱元凱父諱文昌號空雲處士無子弟文奎實生君年十五育以為已子處士兄弟素嚴毅君左右侍養各盡其道先意承志咸得其懽心於同產弟兩人交愛尤篤先世之田廬一無所較公上徵求百役之須皆身任其費子姪化之靡有間言異時處士兄弟從鄉先生石公游有雋聲後二十年復遣君兄弟受業石公之門君幼警敏既長務以靜專自持同門中推為高弟用舉者試憲府例當補縣教官隨牒赴儒臺初筮得浦江會朝廷欲重師儒之選俾職教一縣者悉改調於外省君解職以名剡上俄又命更其法從宣闡

署置同時捧檄而至者一百四十人皆以次補授序遷間以舉子業自奮君獨恬於進取有司強以充賦試不合輒棄場屋家食者久之始分教於武義再調處之麗水丁本生親憂服除或謂稍增加所歷月日則當陞君不可遂復調台之天台用累考充湖之東湖書院山長在武義取豪民所據山塘歸于學在天台預鄉薦者三人輟官俸斥私錢禮遣之募好事者捐田以助養士東湖創於里之大家事多綿蕝亦勸之割田附益焉秩滿調饒州路儒學教授拜命而卒臨終戒其子曰爾等入當善事而毋出當善事而叔父扶植吾門戶使勿墜他則平日誨爾熟矣言訖而逝重紀至元之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也享年六十有一六年十月四日葬所居西北二里某鄉某原娶劉氏子男二人曰怡曰愉女二人壻曰王濟川蔣世安孫男四人女四人

君貌癯而志倣儻自奉殊儉薄而客至館穀必豐贐必厚產不踰中人而輕財急義族姻里黨老而無依幼而孤者衣食之未嫁者擇士族歸之歲饑鄰里不能自活者賑卹之故其善日積而家日耗歿後囊無餘貲廩無餘蓄久乃克葬諸孤旣誌歲月納壙中仍請門請予銘以揭于墓道予幸獲執弟子禮於石公與君為同門知君為深庸撫誌所述參以予所知序而銘之按東陽許氏出晉孝子攷孝子史有列傳其子孫至近世愈蕃衍居邑中者為西南兩族而君之先別居近郊之梅峴邑居之族掇世科踐朝著若以延賞入官者數十百年相望不絕而君之先獨不大顯雖能捍大患以死勤事後之人未有食其報者君生今聖時而以文學起家人謂其將致身華要又遭廻而不進甫霑一命竟不及祿其不可哀也夫銘以慰君亦以告于嗣

人庶有知其委祉之自而思亢其宗者銘曰
九軌之涂衆方疾驅長裾佩玉行之徐徐與物委蛇世或謂迂
銖稱寸量月計有餘成之匪亟得而莫居載其榮光歸賁幽墟
善積于家穰穰所儲有謹其承其發必舒鸞翔鵠翥亢其門閭
惟銘有徵永世不渝

丹陽縣尹致仕薛君墓誌銘

君諱觀字處靜姓薛氏家于慶元之鄞縣聚族千指同居合食
者五世號為義門宋淳熙紹熙間里中數十百家再燬于火而
先廬獨存人以為積善之報曾大父濂弗仕大父起之待補太
學生父辰伯入 皇朝以君故贈承事郎紹興路同知餘姚
州事母某氏贈宜人君讀書善強記為文未嘗起草不妄交流
俗而喜接引後輩生事雖儉薄親黨無依者必周卹之雅無意